

灯下书

空镜头

| 詹政伟 文 |

请你谈谈日常生活

在没有灵感和写作诉求的时候，我会媚俗地去喝酒，去打牌。粗表总是欢乐的，但深入了，就会觉得乏味和浪费时间，孤独随之而来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默默承受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。

杨梅汁

杨梅不能沾水，一沾水，就不好吃了，也不能掉地上，掉地上同样不好吃了。采摘杨梅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会沾上杨梅汁，但请你放心，你完全不必因此而烦恼，因为等树上的杨梅采摘光了，衣服上染的杨梅汁自然而然地消除了。这确乎有点神奇，但事情就是这样，谁也说不上来这是为了什么。

大自然的美妙，就在于总是有你意想不到的东西。

县域江湖

县城里除了没有大使馆，其他的应有尽有。有强烈的归属感，个体的存在才有幸福感。一句“我叔是局长”，可以威震四方，其实，这个局长也就一科级干部，小吏而已，但在县城，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。

快递比儿女好多了

小区里有一老头和老太，平时总是孤独地坐在传达室门口的破椅上晒太阳，老是跟人抱怨儿女不来看他们，但从某一天起，他们不再无聊地聊家长里短，他们天天寄快递，也天天收快递。日子过得很充实，老头老太逢人就说，快递比儿女好多了，天天来陪我们。

幽你一默

物管人员和他七八岁的女儿，带着看房人员去看连排别墅的样板房，女孩显然很兴奋，拉着物管的手直摇，喊：爸爸，我们也买那样的房子。物管面对一群惊愕的客人，脸带微笑对女儿说，你看中哪套了？这里房子的钥匙都在你爸手里抓着哪！

语不惊人死不休

我是名高质量的酒鬼，我到现在都认为，凡经典的语录基本上都是在酒后诞生的。我印象里，有这么一位朋友，姓甚名谁都已遥远，惟有他说的一句话，犹在耳边回荡：一个家庭有了男孩，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有了航空母舰，那就所向披靡了。

小酒馆

可以这么说，所有的奔波都是为了远方和未来，那么，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是用来调整和休闲的，几乎所有的小酒馆，都是奔波者的灵魂居所。那里有地气，更有天气，最主要的还有人气，那些蔷薇的气息，有着令男人向往的甘甜，丢掉了身份的人啊，在酒面前，变得坦率。

经典台词

看007片子，好看，女主角有句经典台词深入人心：如果不能随心所欲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这诚然是蛊惑人的，到世上走一遭，谁不想随心所欲呢？还有一部古装戏，里边有个太监阴阳怪气地对一个青年才俊说：小青年，你不要出风头，小心风头出足了，连头也没有了！

空谈谈什么

我估计，人生命中的一大半时间都在空谈，初始的时候，都不想空谈，都想实谈，但谈着谈着，就变相了，因为实谈有多么的累人，到最后，总得有个输赢，搞得人挺不愉快的，不像空谈，不伤脾胃，一团和气，那还是有理论支撑的，叫

中庸。

反向思维

与老陆一同开完会回来，坐他的车，谈到人们老是不按规则来走路，喜欢走在马路中间，他突然发火说，人为什么必须跟着规则走？为什么不改规则？完全可以让行人走在中间，而让车在两旁走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没有谁规定这是不可以的，人类文明习惯按约定俗成的来。

所有花蕊都是为了传宗接代

有蝇草专吃苍蝇，花开的时候，也不吃苍蝇了，而让它肆无忌惮地在花上走，其目的是希望它传授花粉。为了子孙后代，植物也够拼的。

花语

花开得最美妙的时候，你很难看到，只有虔诚的人，才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看到，而那时候，人往往都在做自己的美梦。看到一则趣闻，讲花的汁水可以帮人治病，如果你平时对它好的，它释放的功用就是有益的，如果对它不好，它会释放有毒物质。人自诩是地球上最聪明的，但你能破译花的秘密？

人够无耻的

树和草，从来都不干扰我们的生活，它们生活在它们的天地里，人类却屡屡侵入它们的领域，不顾它们的感受，粗暴地对付它们。

打一次架怎么样？

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讲，现在的男孩子真是太娘了，阴柔之气到处弥漫，还像女孩一样翘着兰花指，连个架都不会打，不像我们小时候，解决矛盾，就是打一次架。扫堂腿、三角颈、甩包……我说得津津有味时，同办公室的小青年说，打架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打架。不在一个语境内，还真的无话可说。

我是属羊的

小时候因为调皮，屡屡惹父母生气，有一次，父亲追我时，滑了一跤，跌倒在花坛边，头着地，一时没了声息，我吓坏了，回过来，也倒在了他的身边。家里人叫来了救护车，把我们送进了医院，医生检查后说，大的马上手术，小的没事，他只是吓昏了。哎呀，谁叫我是属羊的。

脱粒机

我的朋友小夏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，但她却是一个不吃牛羊肉的人，她到新疆去，同伴吃手抓牛羊肉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她却一脸寡淡地吃蔬菜沙拉。问她为什么不吃。她说不喜欢。问能不能试试，她说不想试。当地的一个导游哈哈大笑，说，你是一颗麦粒，被我们这架脱粒机给甩出去了。

什么话不是好话呢？

有个灵修专家告诉我，鸡蛋如果从外面被打破，那么就是一道食物，如果从里面打破，那就是生命。对应于人生，如果从外打破，是压力；如果从内打破，则是成长。他在微信里沾沾自喜地问我，怎么样？我笑答，哪一句话不是好话呢？中国话基本上都是好话。

每个人对有趣的理解是不同的

如果我对你说，时下的这个年代，是一个由冷漠、傲慢、贪婪、缺乏诚信、造谣撞骗等诸多元素构成的年代。但同样的，你也可以告诉我，这是一个花香鸟语的世界，物质丰裕、技术进步、一切都在打破和创新中。我说的没错，你说的也没错，只是我们的兴奋点不在一个纬度上。

片羽

毛豆正当令

| 华兆瑛 文 |

很多人从小学的第一个菜是炒鸡蛋，我不是。

我能记得的是，站在一口大铁锅前，慢慢地炒一锅毛豆子。锅是黑的，油是黄的，豆，是碧绿的。因为倒油没数，有点多，又不会急火快炒，就那么一下下，炒一歇放点盐，炒一歇放点盐，用了好长时间把毛豆子“煨”熟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那天饭桌上的清炒毛豆，吃透了油，格外的香，格外的入味。

我对毛豆是有一种好感的。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零食，拮据碗里的菜吃，算是贫乏童年的调剂。毛豆子这种菜，它没有汤水，鲜香耐嚼，更接近“零食”。家里大人都上班的暑假，我哥督促我写字，常常是写完一行字，就奖励我一粒毛豆，像训练狗狗一样，直到完成每天的作业。而真正的零食则是毛豆干，那要等到毛豆快落市时，家里大人买上很多，带壳放在盐水里煮，放一颗茴香，煮熟晒干后嚼起来有一股“硬香”，是带着满满太阳味的豆香。

之所以忽然想起毛豆这回事是因为这两天入秋，天气凉爽，兴致勃勃做了几个菜，有鱼有肉，而家人竟说最好吃的是毛豆！什么样的毛豆？“抱腌菜”毛豆！毛豆其实是秋后的好，有个品种叫“牛踏扁”，是江南毛豆中的优质品种。这样的毛豆怎么做都好吃，它又大又绿，软糯易熟。做法很简单，早上买回小青菜，洗净切碎，放点盐捏捏，搁冰箱里，傍晚取出来，挤去水分，先毛豆子爆爆，再菜齏爆爆，然后放一起爆爆。因为腌菜是咸的，不用另外加盐，倒是可以加一点点糖来调味。放几片肉当然也好，但不放自有它的清爽单纯。有人说腌菜不好，爆腌更不健康，但是偶尔吃吃亦无大碍。况且人生除了“保命”，还有别的东西，比如“享受”，比如“趣味”。

因为这个菜大受欢迎，我推荐给对食物有同好的南京朋友。他问我，炒毛豆时要加蒜末吗？炒的时候要加红辣椒吗？我“生气”地说，“不要！不要！”一切夺味的东西都不要加，这样才能突出它的腌菜香。爆腌和腌的区别是——时间短。那我为什么前文写作“抱腌菜”呢？因为，我喜欢那个用手指

揉搓的过程，就像抱着腌它一样，是充满感情的。

是的，对毛豆做菜的感情还不仅仅在于此。我从小性格内向，最好的朋友是家门前的蚂蚁。每天必做的事是看蚂蚁，喂蚂蚁。蚂蚁有两窝，一窝黄色细小，一窝黑色强壮，黑色的窝大，黄色的窝小。我偏爱弱小民族，常常拿西瓜皮炒毛豆里的毛豆喂黄色那窝，而我自己不爱吃的瓜皮，则喂黑色那窝。为了减少黄蚂蚁的体力消耗，都是把毛豆直接送到洞口，毛豆太大进不了洞，蚂蚁们急得团团转，我也替它们急得抓耳挠腮，但蚂蚁还是聪明，会用分泌物搞一堆小土丘，围起毛豆，把这巨大丰沛的粮食妥善地保管好，然后再一点点分运殆尽。我想，蚁后一定会夸它们能干吧？

剪虾、剥毛豆、摘黄豆芽，都是专门给小孩做的家务，不费力，但是极考验耐心。我急躁，感觉那点耐心全在那时候被消磨掉了，所以成年后自己绝不剪虾，毛豆也多半买成剥好的。不剪须脚的虾叫“毛脚虾”，以前只有白事才上桌的。

毛豆子和虾一起炒很好吃，颜色也好看。红的红，绿的绿，放点洁白细嫩的茭白丁也不错。梭子蟹上市的季节，把虾换成蟹是美味。还有简简单单的毛豆子烧豆腐。最后加一包红油榨菜，略加糖，是很开胃下饭的菜。家常还有拿豆腐干丁、毛豆籽和空心菜同炒，豆腐干用那种脆皮干，大片、柔软、多孔，带酱汁，滋味不输荤腥。

毛豆除了冷食糟毛豆和毛豆干是带壳做，其他都用毛豆子，毛豆子炒得好不好是关键。有人说，清炒，生炒，不放一点水，烹点黄酒，是最佳炒法。有的放一小撮小葱花。而一位新华书店的朋友说应该这样炒——起油锅，中火炒，有噼啪声皮有点皱有点缩，放点盐，再炒炒，放一点点水，一点点糖，收汁，放一点点味精，然后起锅。我觉得这个“有点皱有点缩”，是“标准化”指标，照他的法子做，几无失手。而先开水烫熟的做法不可取，鲜味尽失。

毛豆子炒好了，后面怎么都可以，配这配那就全凭各自喜好了。



蓝湖

摄影 邓艾菁